



養和杏林手記

2021年3月5日

《少男少女與青光眼》

| 撰文：碧納菲醫生



養和醫院眼科專科醫生

文章刊於 2021 年 3 月 5 日《信報財經新聞》健康生活版《杏林手記》專欄

雖然不少文獻和統計都指青光眼與年齡有關，年過 40 歲風險較大，需要定期做青光眼的眼科檢查，但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年輕患者的經歷。

雖然不少文獻和統計都指青光眼與年齡有關，年過 40 歲風險較大，需要定期做青光眼的眼科檢查，但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年輕患者的經歷。

18 歲少女眼大大、臉圓圓，有點「嬰兒肥」（baby fat），每次和媽媽一起來覆診，都很有禮貌、很斯文，但因為患有一型糖尿病，引致嚴重糖尿上眼，新增血管遍布視網膜及前房，虹膜上的血管甚至伸延到前房角而堵塞排水位，令眼壓上升，用青光眼藥物都難以控制，最終雙眼要植入青光眼引流管作排水之用，以減低眼壓，阻止視覺神經進一步受到破壞。

少女手術後在病房休養期間，雙眼眼底的新增血管突然大量出血，令少女一夜之間眼前變得漆黑一片，視力突如其來劇減，令她和她媽媽都十分擔心，我們身為主診團隊，為少女評估最合適的治療方案，遂建議她做眼底玻璃體切除手術，以清除眼底積血，回復視力。

不過，少女的擔憂並不是手術風險和過程，而是能否恢復視力，因為如果從此看不見東西，她說「不如死咗去好過」。她的情緒反應立即敲響團隊的警號，我們除了要治療少女的眼科情況外，其實給予她心理上的支持也十分重要。雖然我們不能夠百分百保證手術後可以恢復從前的視力（原因是嚴重糖尿上眼亦可破壞視網膜和視覺神經，影響視力），但我們都不斷鼓勵少女接受眼底手術，希望可以盡力幫助她恢復視力。

類固醇眼藥水副作用

每次經過病房見到她，都會和她傾談，了解她當時的心情和有否輕生的念頭，但每次她都會「眼濕濕」，而我的眼睛也紅起來，替她焦急和擔心。最終少女願意接受眼底手術，清除積血，雖然一隻眼的視力因為嚴重糖尿上眼而未能恢復到從前的視力水平，但另一隻眼的視力差不多回復正常，少女此時因為可以「睇得番」，心情亦變得開朗，我們亦替她高興和鬆一口氣。之後少女順利完成學業，發展自己喜歡的事業，在這 10 多年間均有定時覆診，視力也維持得不錯。

20 多歲的少女，任職空中服務員，打扮得漂亮和時髦，一天她頓覺視力模糊，在男朋友陪伴下求醫，仔細檢查後，我心沉了一沉，因為其雙眼的視覺神經受青光眼破壞高達九成以上，眼壓當時也頗高，立即詢問她有否青光眼風險因素，如家族史或使用類固醇等藥物，她回應指一直以來都有滴類固醇眼藥水的習慣，而且已有一段很長時間，原因是每次工作期間或工作後，因為機艙空氣乾燥，雙眼常起紅筋，朋友介紹她用一種類固醇眼藥水，滴後紅筋便立即消退，令她保持眼睛漂亮，所以她便長期使用。

我聽了之後心裏慨嘆，或許對於類固醇眼藥水副作用的公眾教育未夠普及，抑或是類固醇眼藥水實在太有效，就好像魔法故事裏面的魔法藥水一樣，滴完之後似乎可以立即醫好眼病，所以大家便未有詳細清楚它的副作用及長期使用的風險。

無論如何，我眼前的少女需要最積極而且安全的青光眼治療，故此我處方了多種青光眼組合眼藥水，亦跟她解釋了雙眼的情况，由於病情嚴重，她的一隻眼只能看見影子，另一隻眼的視力只剩餘少於一成，她聽完我的一番話，看似很明白，但臨走時還是問了一句：「係唔係滴完藥水就會好番，睇得番嘢？」又問我預計何時可以康復，好讓她可以重返工作崗位。

施高風險手術保視力

當然她不會一時間接受得到，青光眼已奪去她大部分視覺神經功能，但是經過幾次覆診後，她慢慢接受她的視覺神經受到青光眼永久破壞，亦開始明白到未必可以繼續空中服務員的工作，言談之間她提及，「其實我真係好鍾意做空姐，不過依家無辦法，唯有搵其他工做」，我的心也酸了一酸，只好安慰她說一定會找到的。

15 歲的少年，視力模糊兩年，起初家長以為是眼鏡度數的問題，惟配了數副眼鏡都未能改善視力，於是向眼科醫生求診，檢查後發現一隻眼已經失去視力，另一隻眼的視力亦只剩下少於一成，雙眼

眼壓也非常高。醫生立即使用最積極的藥物療法和進行數次激光治療，可惜眼壓控制未如理想，而眼藥水的副作用令他雙眼眼乾、紅筋多，而且非常痕癢。

我們建議少年接受青光眼手術，但是為這麼脆弱的視覺神經進行青光眼手術，風險比其他患者高很多，起初少年並不想接受手術，因為害怕風險太大，一臉憂愁地說：「如果手術令我連另一隻眼都睇唔到，咁點算？」的確手術有一定風險，也有相當的難度，但是如果眼壓一直不受控制，視覺神經會繼續受到破壞，屆時都會進一步影響視力。

後來經過數次覆診和檢查，少年終於接受要做手術的現實，鼓起勇氣接受手術。手術康復初期，視力其實有短暫模糊，病人、他的家長甚至我們團隊都對病情有點擔心，但幸好經過一個月悉心的術後護理和休息，視力漸漸恢復到術前的水平，眼壓控制亦相當理想。我現在依然記得少年知道病情受到控制、變得穩定，可以繼續學業的一刻，他臉上掛着的開朗和甜美笑容。

| 撰文：碧納菲醫生

養和醫院眼科專科醫生